

A traditional Chinese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martial arts scene. In the foreground, a man with a beard and a red headband, wearing a red robe, is in a dynamic pose, possibly performing a technique or preparing for a fight. He is holding a long staff or sword. In the background, a woman in a red robe is looking on. The scene is set outdoors with trees and foliage. The illustration is in a classic style with bold lines and a limited color palette.

縛虎手

〔台灣〕
云中岳 著

3

I 247.58
50/3

縛虎手

〔台灣〕
云中岳 著

1263

③

十五 龙女~~冤家~~

天香门的姐妹在大江南北活动，杀人越货出没如魅，作案十分秘密，常以美色为饵，以探索财宝的下落。她们作案的对象，不问身分只问财物与俊男，黑道朋友碰上她们，同样难逃厄运，因此结下了不少仇家。

可是，她们作案的手法干净利落，不留活口，极少留下线索，对方的朋友抓不住把柄，想兴师问罪而师出无名。虽则明知天香门的秘坛在贾家庄，也无可奈何，贾三爷为人精明，碰上实力强大的名宿高手登门讨公道，他会客气地请对方入庄搜查罪证赃物，白衣龙女也会矢口否认她是天香门的掌门，更不必说罪证赃物了，保证对方一无所获，乖乖道歉而走。贾家庄实力不弱，外表是黄州的殷实富户，全庄有老有少，上门问罪的人顾忌，闹至官府衙门，那就麻烦大了。

除非人赃并获，任何人也不能空口说白话，诬良为盗，血口喷人。

当然，天香门的门人中，也有不少杰出的高手，每个人都是心狠手辣的美姑娘。她们也有不少朋友，甘心为美女拼命的英雄豪杰多的是。万一登门问罪的人要撒野，必将受到

惨烈的报复。

天香门的姐妹，只有在作案时不露身分，平时在江湖行走，并不隐瞒自己的身分名号，在没有灭口的把握时，她们是不会下手作案的。而在争强斗胜时，她们也当仁不让拔剑而斗。有几位门人颇为出色，在江湖名号响亮。

白衣龙女本人当然很了不起，她的剑术足以跻身於一流高手之林。其他有三凤四燕五枝花，这些莺莺燕燕在江湖风头甚健，芳踪所至，不但众生颠倒，而且雌威慑人。但在她们公然现身的地方，保证没有血案发生，血案发生的地方，当然没有目击她们在现场的人。

今天，几个凶魔到达了秘坛所在地附近。贾家庄在江口镇的店号被砸了招牌，庄内外也受到外人骚扰；风雨飘摇，将有大事发生。白衣龙女终于被迫出现了。

灰衣太岁看了对方的声势，不无顾忌，用手指指点点地说：“一二三四五……十五个人，十五比八。”又转向金鹰道：“那老家伙是剑魔梁东海，怎么须尾断了一截？我对付他，你们能以一比二么？”

金鹰嘿嘿狂笑，笑完说：“大洪山三鹰怕过谁来？剑魔浪得虚名，交给在下就是，上啦！”

八个人大踏步出了草坪，向枫林前的男女迎去。

双方在枫林前的空地上见面。那位被高翔一剑削断了一段须尾的剑魔，阴阳怪气地不言不动，身后站着一位年轻人，剑眉虎目人才一表。

白衣龙女的右后方，是一位穿了天蓝色劲装的女郎，曲线玲珑，浑身充溢着青春的气息，极为动人。佩剑挂囊，右

腰后加佩了一把外饰绣囊的短剑，长仅一尺二寸。她就是江湖上号称天下第一美妇、天香门四燕之一的凌云燕萧珮。在六位女郎中，她确是美得不俗，比白衣龙女不但显得年轻些，而且也娇些、媚些，她那双流光四转，令男人心动神摇的水汪汪媚目，确有令男人甘心赴汤蹈火的魅力。

灰衣太岁冲对方咧嘴一笑，点点头打招呼，干咳了一声，方向娴静微笑的白衣龙女说：“贾姑娘，贵门的三凤之一，彩凤贺竹君贺姑娘回来了么？”

白衣龙女收敛了笑容，沉静地说：“还没有回来，她也用不着回来，她的家在荆州府，她有属于她自己的家。汤前辈问起她，不知有何见教？贱妾也许能给前辈满意的答复。”

“那就好，希望姑娘能给老夫满意的答复。请问，贺姑娘半月前途经九江，引诱良家子弟，午夜血溅南浦，惨杀余二爷全家三十二口，劫走了价值千金的珍宝金饰，与一双价值连城的古玉璧，这些珍宝目下放在何处？”

“余二爷与前辈有亲？”

“不错，他是小徒的舅父。”

“前辈认为是竹君妹作的案？”

“不错……”

“前辈请拿来。”白衣龙女截住话头问。

“拿什么来？”

“拿证据呀！”

灰衣太岁左后方踱出一名粗眉大眼的中年人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在下千手仙猿米东风，是目击彩凤贺竹君，与余二爷的长公子余阔海在赏江亭结交的证人。那晚余家遭劫，在下

恰好在余家作客，天幸白天闹肚子，夜间内急上茅坑，无意中逃脱大难，曾亲见贺竹君带了两个侍女打扮的人，掳走两个大包裹，然后从后院放火，火舌冲上瓦面方行撤走。在下因一天多未进水米，上吐下泻头晕眼花，自知无法防范天香的袭击，不得不先求自保，不敢出面。最后入室抢救屋中的人，岂知全宅大小三十二口无一倖存，地窟金库已被洗劫一空。贺竹君这种残忍恶毒的手段，委实天人共愤，情理难容。”

白衣龙女脸色一沉，冷笑道：“米东风，你这些一口咬实的话就不对了，只凭你一面之词，大有血口喷人之嫌。”

“泼妇！你还敢否认贵门人的罪行？”千手仙猿厉声问。

“阁下不可冲动出口伤人，理不是声音大会骂人便可占先的。你千手仙猿半夜三更便武断地以为看清了竹君妹的面目，一不声张二不出面，你以为这些话便可采信，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半月前，本姑娘知道竹君妹曾在武昌府游玩，我可以举出一百个证人证明她的行踪。”

一名中年化子拍拍胸膛，亮声道：“在下南丐汪培，便是证人之一。半月前在下于黄鹤楼下行乞，亲见贺姑娘偕同岳州府漪绿园的少主人同游，贺姑娘并且赏了在下一顿酒饭哩！你阁下在九江所看到的贺姑娘，如不是老眼昏花看错了人，便是看到了贺姑娘的鬼魂了，可是贺姑娘并未死，看到鬼魂不合情理。”

千手仙猿大怒，厉声道：“姓汪的老狗，你说我千手仙猿米东风说谎做伪证。”

“你明白就好。”

“你这贱狗……”

“呸！你少给我狂吠，我南丐行乞多年，走遍天下，见过的恶狗比你所见的人还要多，吠的狗不咬人，你再狂吠也吓不到我南丐。”

千手仙猿怒火上冲，招手叫：“臭化子，你给我滚出来说明白。”

南丐一挥打狗棍，大踏步追上，冷笑道：“阁下吠得不够，还想咬人么？我南丐却是不信，你咬给我看看？”

千手仙猿忍无可忍，冲上左手扣出引招，右手再进来一招“白猿献果”欺近抢攻。

南丐一声长笑，斜移扭身，一棍劈向对方的膝弯，叫道：“这叫打断狗腿。”

千手仙猿身形奇快绝伦，扭身一跃，便从棍侧切入，来一记“叶底偷桃”，爪出如电。

南丐大概知道利害，不敢正面反击，扭身急闪，棍从背后反扫，叫道：“这叫摇尾乞怜。”

岂知千手仙猿委实高明，从棍上方飞跃而上，不退反进，猿猴般手脚缩成一团，凌空下扑。

“呔！”两人几乎同时暴喝。

千手仙猿闪电似的扑上了南丐的肩背，双手抱住了南丐的头，十指硬生生扣入南丐的双目，双脚也挟住了南丐的双臂。

南丐的棍也在这生死关头，棍尾狠狠地反楔入负在背上的千手仙猿的谷道内，深入尺余方行势尽。

“砰！”两人重重地摔倒，两败俱伤，同归于尽，直至断气仍然抱得紧紧地，真够狠的。

金鹰撒下了金鹰爪，怒叫道：“不讲理就杀，强的人永远有理。白衣龙女，你答应奉送在下的礼物，给是不给？”

“你好不要脸，哪有强迫别人送礼的道理？”白衣龙女沉下脸叫。

一名中年人检查两个倒地的人，挺身站起说：“两人都断了气，不用我郎中费心了。”

灰衣太岁道：“余家三十二口血案的证人已被灭口，不用多费唇舌了，动手！”

左方的枫林中，掠出四个中年人，大叫道：“汤老兄，要动手先打个招呼好不好？”

灰衣太岁哈哈狂笑，说：“这不是打过招呼了么？”

走在前面的青衣中年人徐徐走近，笑道：“你老兄真不够朋友，下庐山也不通知一声，悄悄地就溜了，简直岂有此理，要不是兄弟消息灵通随后赶来，你老兄恐怕连收尸的人也找不到呢。”

白衣龙女脸色微变，冷冷地说：“庐山三凶全来了，再加上黄山双奇，今天这场盛会，有热闹可看了。”

中年人点头招呼，笑道：“这位姑娘，大概是宇内艳名四播的天香门掌门白衣龙女了，幸会幸会。咱们从未谋面，想不到姑娘一眼便看出在下天池木客童凤梧的身分，不愧称一代掌门。”

庐山三凶，是隐居庐山的三位高手名宿，至庐山游山玩水的人，只要让他们三位凶魔看不顺眼，保证有杀身之祸，片眦必报，性情凶暴，凶名昭著，人见人怕。

灰衣太岁住在铁船峰，天池木客童凤梧住在天池附近。另

一位叫穷儒公良日芳，就是第二位穿青袍的中年人，住在吴峰岭，外表文质彬彬，其实却是杀人不眨眼的人。

黄山双奇，老大满天星潘元瑞，老二地府慈航茅彦，两人都是武林中了不起的名宿。老二地府慈航早年断了左手一段小臂，安上了一只铁手，这只铁手十分可怕，普通的刀剑难伤分毫。

白衣龙女淡淡一笑，说：“江湖人如果不知道庐山三位高人，就不用江湖上鬼混了。”

“好说好说，在下乐不可支哩！”天池木客怪腔怪调地说。

白衣龙女转向黄山双奇道：“两位在黄山纳福，甚少过问江湖事，但不知天香门的弟子，是不是得罪了两位前辈，而劳驾两位前辈前来兴问罪之师？”

满天星淡淡一笑，皮笑肉不笑阴森森地说：“在下与凤梧兄是知交，随来助拳而已，与贵门的弟子无怨无仇。”

“那……两位……”

“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义不容辞。”

穷儒公良日芳向剑魔梁东海抱拳行礼，笑道：“东海兄别来无恙。”

“还好。”剑魔一无表情地答。

“东海兄与天香门之间，不知有何渊源？”

“贾姑娘是小徒的朋友。”

“哦！贤师徒既知天香门众妖女淫乱江湖，竟然与她们往来，不怕有污吾兄清誉？”

“老夫为人清誉如何，用不着阁下担心。”剑魔乖戾地说。

他身后的年轻人冷哼一声，厉声道：“阁下说话小心了，

在家师面前说话，你敢如此狂妄？哼！”

穷儒嘿嘿笑，眯着一只眼睛问：“喝！年轻人真是血气方刚，一句话就受不了，要不得，你是剑魔的门人？贵姓？”

“俞兆鸿。”

“有其师必有其徒，不错，不错。”穷儒怪腔怪调地说，讽刺的口气极为明显。

“老匹夫可恶！”俞兆鸿怒叱，突然飞跃而出，剑魔一惊，掠出叫：“不可大意……”

金鹰也飞掠而来，狂笑道：“剑魔接招！”叫声中，金鹰爪已破空抓到。

剑魔以闪电似的奇速拔剑，出招，急如星火。

“铮”一声暴响，鹰爪抓住了剑。

“哼！”剑魔冷哼。“嘎”一声刺耳的金铁错鸣声暴起，剑虹倏吞倏吐，人影骤分。

金鹰连退三步，脸色大变，右胸出现了血迹，被刺了不轻不重的一剑。

一招分胜负，剑魔果然名不虚传。

剑魔屹立原处，断尾长须无风自摇，冷冰冰地说：“王寨主，你仍得下十年苦功。”

金鹰脸色苍白，叫道：“贤弟们，咱们分了这老狗的尸。”

剑魔的目光落在不远处的俞兆鸿身上，鹰目中杀机怒涌，突然一声长啸，身剑合一折向飞射。

俞兆鸿的剑风雷俱发，看似声势甚雄，但却被困在穷儒的戒尺奇招中，左冲右突无法脱身反击，只能狂怒地封架，浪费精力，吃力不讨好。

穷儒的身法八方飘掠，乍隐乍现，宛如鬼魅幻形，手中的戒尺点打挑拨似乎毫无章法，但每一尺皆从不可能进入的方向切入，直取要害，一面出招一面狂笑，逗得俞兆鸿像是关入笼中的一头野兽，狂怒地大吼，就是摆脱不了奇幻的戒尺迫攻，快要疯啦！

剑魔突然加入，一闪即至。

灰衣太岁一声怪叫，左手疾扬，吼道：“不要脸的老狗！”

三把飞刀化虹而出，快得只能看到淡淡的虹影。成名的高手不屑使用暗器，但如果使用，那将是极端可怕威力奇大的歹毒玩意。灰衣太岁是宇内闻名的高手名宿，使的飞刀非同小可。

剑魔不愧称一代魔头，已发现灰衣太岁以飞刀袭击，但他急于替门人解围，不得不冒险急进，剑向侧挥出，人仍向前冲。

“叮！”一把飞刀被剑击落。

“嗤！”第二把飞刀掠过剑魔的背部，击破护身真气的声音令人闻之头皮发炸。

仅划破衣衫，好险。第三把飞刀间不容发地掠过剑魔的颈背，飞出五丈外去了。

这瞬间，罡风乍起，虹影飞腾，剑气迸发声如隐隐风雷，双剑一尺接触了。

叱声震耳，地府慈航茅彦飞射而入，嵌入了如山剑影中，铁手一挥，左手剑招出“银河倒挂”，奋勇抢入救穷儒。

“铮铮……”剑鸣震耳，风吼雷鸣，好一场凶险绝伦的狠斗，各用上了毕生修为，行雷霆一击。

“嘭”一声，俞兆鸿跌出重重剑网，滚出三丈外，屈一膝跪起，脸色苍白血色全无，持剑的手不住发抖，无神的眼睛恐惧地注视着斗场的人。

另三人的兵刃交叉相对，各占一方，三个人皆脸色沉重，大汗不住从须脚向下流。

穷儒吁出一口长气，说：“茅兄，谢谢你。”

地府慈航沉声道：“公良兄，剑魔师徒联手以二打一，你值得骄傲。”

“哈哈！他们是情急拼命，顾不了身分啦！”穷儒狂笑道，这时候他还有心情打哈哈。

“公良兄，你去收拾他的门人，兄弟要斗一斗这位号称剑道至尊的魔字辈名宿。”地府慈航沉声说。

白衣龙女突然喝道：“大家住手，听我一言。”

灰衣太岁阴森森地叫：“贱人，老夫问你，九江余家血案，你如何交待？”

“本姑娘否认这件事，那是你血口喷人。”

灰衣太岁大怒，一声怒啸，挺剑迫进。

白衣龙女一声娇喝，举手一挥。

凌云燕疾射而出，叫道：“老贼，本姑娘还你公道。”

两人相距丈余立下门户，灰衣太岁冷笑道：“不是老夫以老欺少，这可是你找上老夫的。”

“老不以筋骨为能，你不必倚老卖老。”

“你是天香门的人么？”

“本姑娘凌云燕萧珮。”

“哦！四燕之一，老夫听说过你这个人。谁是彩凤贺竹君？

叫她出来，你两人一起上，免得让人说老夫欺负你们这些后生晚辈。”

“老匹夫，你配本姑娘以二打一？少做梦，你那两手鬼画符……”

灰衣太岁几乎气炸了肺，无名火起，凌云燕的艺业，在江湖只配称二流人物，在高手名宿眼中，简直不成气候，拳剑内功火候不登大雅之堂，今天居然狂妄得不像话，公然在这许多江湖上顶尖儿人物面前，说灰衣太岁威镇武林的艺业是鬼画符。

不要说是凶暴恶毒的灰衣太岁受不了，任何人也忍不下这口恶气。

不止此也，凌云燕竟一面说一面欺进，一剑点来。

灰衣太岁愤然如狂，一剑振出，想震断或绞飞她的长剑，以便慢慢宰割。

凌云燕就是要激对方发火，左手一扬叫：“小心天香！”

“铮！”双剑接触。

灰衣太岁有备而来，早有预防天香的解药，根本不加理会。

凌云燕的剑突然脱手而堕，接不下一剑。

灰衣太岁等不及收剑，左手已经探入叫：“你这贱淫妇……”

光华乍现，晶虹耀目生花。

凌云燕向下一伏，抓回长剑贴地侧射丈外。

光华倏隐，晶虹神奇地消失。

“噗”一声响，灰衣太岁的左手齐肘而折，跌落草中五指

在抽搐。

同一刹那，灰衣太岁并未感痛楚，长剑疾沉，袭击贴地掠出的凌云燕。

“嗤”一声轻响，剑尖在凌云燕的右小腿划开了一条三寸长血缝。

“老夫的鬼画符……嗯……”灰衣太岁叫，似乎还不知小臂已失，最后方发觉不对。

凌云燕一声娇叱。回身反扑。

灰衣太岁终于痛得受不了，急怒攻心，一声厉叫，剑出“飞虹戏日”，下杀手了。

可是，凌云燕已半途折向，从侧方掠走了。

“我的手！”灰衣太岁一剑无功，骇然叫。

在场的人，目光皆集中在剑魔与地府慈航的搏斗上，并未留意灰衣太岁与凌云燕交手，一个武林老魔与一个小女人拼搏，局势定然一面倒，不足一观，因此谁也不知道凌云燕是如何将灰衣太岁的手臂砍下来的。

灰衣太岁的惊叫声，吸引了所有的人，看清了灰衣太岁缺了手，皆大感吃惊，全用难以置信的目光，向凌云燕注视。

“咦！怪事！”天池木客惊叫，声如乍雷。

叫声影响了作生死斗的剑魔与地府慈航，都以为有异事发生，不约而同各自收招跃退。

双方的人，皆屏息着张口结舌，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莫名其妙。

灰衣太岁的左手血液激射，血未能止住。

凌云燕在作势进攻，逐步迫进。

满天星潘元瑞厉叫道：“这妖女会障眼法，汤兄退！人交给我，在下要用流星镖杀她。”

东面枫林中，突然蹿出高翔与居天成，高翔步履从容，高叫道：“住手！你们如何拼搏，如何明枪暗箭屠杀，在下不过问，但杀白衣龙女与凌云燕，在下不同意。”

所有的目光，皆向他聚集。

他无畏地走近斗场，向凌云燕走去。

满天星进上，喝道：“站住！先表明身分，你替谁助拳？”

“在下谁也不助。”他含笑答。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在下是办案的。”

“办案？你是六扇门的鹰爪孙？”

“不要挖苦人，阁下。”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南京高翔。”

“噢！你是龙骧勇士……”天池木客讶然叫。

话未完，凌云燕向侧一窜。

人影一闪，高翔以出神入化的奇异身法抢先拦住了，喝道：“萧姑娘，你不能走。”

“这厮可恶！在下先打发他。”满天星大叫。

高翔转向满天星淡淡一笑，说：“阁下，你是不是认为你的流星镖了不起？你见识过七星联珠手法发射暗器么？你看！”

他的左手扣指连弹，七颗五花石向满天星飞去。

满天星是暗器大行家，吃了一惊，向左一闪。

“啪”一声响，一颗五花石在满天星先前所立处相撞，而

另一颗已射向闪至一旁的满天星。

满天星大骇，连换五次方位，退了两丈余，方避开了七颗五花石的神奇袭击。

众人惊呆了，鸦雀无声。

高翔的左手搓弄着几颗五花石，若无其事悠闲地说：“在下并不想伤你，给你看看而已。咱们无怨无仇，请不要管在下的事，得罪了。”

满天星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做声不得。

剑魔鹰目喷火，举剑徐徐迫进。

高翔脸色一沉，向剑魔冷冷地说：“梁前辈，目下不是我算账的时候。”

“哼！”

“你如果再进一步，在下便将江神庙的故事说出来，让大家听听，让大家评评理。”

江神庙六魔迫高翔，到头来剑魔断须，南山双妖毙命，讨不了好。这件事如果说出来，剑魔岂不羞死？今后不必在江湖上混啦！

剑魔凶焰尽消，沉声道：“下次你我生死一决。”

“在下在江湖恭候。”

“好，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剑魔带着门人俞兆鸿，如飞而去。

众人大惑不解，看得一头雾水。谁也不相信一个少年人，几句话便将大名鼎鼎的剑魔迫走了，但事实俱在，不能不信。

凌云燕又想走，高翔双手一张，笑道：“萧姑娘，你不能

走。

凌云燕的剑伸出了，作势进击。

高翔摇摇头，仍然笑道：“你如果你认为你比剑魔高明，不妨试试。你那巧手出匕偷袭灰衣太岁的绝活，天机已经泄露，不灵光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想怎样？你我有过节么？”凌云燕问。

“过去你我没有过节……”

“那你……”凌云燕一面说，一面向后退，美丽的脸蛋血色迅速地消失。

“给我看看。”高翔徐徐跟进，伸手叫。

“给什么给你看看？”

“你那把用来偷袭的匕首。”

凌云燕苍白的秀脸，涌现了浓重的惧容，惶然问：“兵刃乃武林人防身保命之宝，为何要给你看？”

“你知道慈姥山的事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凌云燕硬着头皮说。

“你的神色已显示出你在说谎。”

“啐！本姑娘岂是说谎的人？”

“你那把短匕首，是金陵三杰的老大擒龙手的幻电神匕。”

“胡说！”

幻电神匕四个字，令庐山三凶与黄山双奇一群知道慈姥山血案的人，悚然而惊。金陵三杰小人物，惊不了人，惊的是慈姥山血案，把南京闹了个风雨满城，官府目下出动了龙骧勇士缉凶，谁卷入是非之中，必将满身是非，谁也不肯惹火烧身自找麻烦。